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四

塔銘



元無見觀和尚塔銘

至元大德間無見觀禪師以方山寶公之道唱東南

於是天下英雋之儔高潔之侶雄豪魁傑之倫聞其風而神馳覲其跡而心服莫不襟肩屨足忍饑渴冒寒暑形駢影屬以趨座下禪師則煦之喻之又從而阿怒之憑之凌之又從而撫矜之飛而上吾增繳之走而下吾網罟之吾惟其得而已於弋楛之勤奚恤金之鍛也噐成木之斲也材就宜其棄榮華而甘澹怡黜聰明而返醇樸靡然而就弟子之列莫之抵牾也禪師諱先觀字無見姓葉氏世為天台僊居顯族以宋之咸淳乙丑五月六日生皇之元統甲戌五月二日卒壽七十臘五十即以卒之九日闍維而瘞其舍利羅於

寺之西偏五十步鳴呼禪師其果云乎其有不可亡者乎禪師資性秀穎幼絕腥醲嗜讀書過目成誦父母素期以儒業起家會沙門東洲善公者過而識之曰此法器宜母滯鄉里率敬信善許諾逮冠從古田厘和尚薙染於郡之天寧既具戒俾歸侍司尤旦夕以此道加榮進禪師卽事徧參見藏室珎公於天封方山寶公於瑞巖西菴而往來二公間雖有所契未臻其極遂築室華頂精苦自勵一日作務次渙然發省平生疑滯當下冰釋乃走西菴呈所解山以偈印之辭還峯頂山不能留也且華頂之勝自智者顛大寂韶高菴悟諸鉅公以微名懿德賁泉石而天子之尊王公將相之貴必詔問法要躬禮慈容日馳輶騁駟致香幣使者冠蓋旁午然其地高寒幽僻人莫能久處惟禪師一坐四十年足未嘗輒閱戶限其拈提開示勘辯之辭頌偈蘭牘之筆誠般若之餘膏涅槃之騰馥也方所

騰遠播雖販夫竈婦之愚入之耳而出之口猶將薰其風裁養其義味况虛靈之器警振之機神領意會其妙於文身句身之表乎故錄而集之以貽永久茲不復一二贅舉其妙明真覺之號寂光之塔蓋上所賜也銘曰華頂之峯嶄絕空碧下闕滄溟洞淖洑如楞伽於海中佛狗機而遊入誕闡教乘曰心曰識識乃心之資心乃識之質三界宛爾而存萬法樞然而立心於三界其本識於萬法其迹苟本此而迹亡肆識空而心寂達磨西來弗作而述子孫誑誑虎丘孔頊茲無見之是承透金剛而吞栗棘楞伽之旨于焉以塞達磨之傳于焉以得斯華頂於世間獨崢嶸而高出天台山景德國清禪寺住持佛真文懿大師曇聖撰文

明妙峯覺法師塔銘

余之信台宗也妙峯師實啓之時盛夏掩關拙園從

淨侶課西資之業師扁舟見訪溪談一心三
觀之旨洒然契合不自知其際之則矣師梵
相奇古身不踰中人而言論風采如大火輪
不可櫻觸於時江南有二法師與東禪月
亭得師師出東禪之門東禪不專賢首而師
獨精天台遂有同異然其妙辯從橫凌厲千
衆俱東南無畏光明幢也相繼即世傷哉師
之高足弟子曰傳燈傳如俱與余善以師不
朽之事謂屬余安樂辭師諱真覺別號妙峯
蘇之崑山人俗姓王父君錫母鄒鄒夢天衣
覆體遂娠娠時父夢道者寄鉢久之復夢取
鉢而師始生寔嘉靖丁酉十一月十七日也
師少不樂俗已畜妻矣偶隨方僧遊杭州遂
投鍋子山僧某薙髮受沙彌戒時年二十一
居月餘往蘇州依竹堂寺虛白禪師受具戒
是年掩關讀楞嚴於崇明壽安寺比再至竹
堂與白論議其鋒已不可當矣白知非常器
指往吳興謁月亭法師聽講時演法華且孝

而師至苦為聽衆所抑雲菴道元師時首
憐之為言亭錄置下坐師以故終身師事元
罷講之明歲即演法華於杭之鍋子山其冬
赴天台請至會稽得喉疾夢緋衣神人持大
刀而前告曰師緣未至宜速返從之明年台
僧復堅請師以前夢不欲行復夢前神人告
曰師緣至矣我當護師行時嘉靖甲子歲也
台之道俗初習邪教師奮妙辯一掃空之皆
知念佛求生西方其臨終往生有明驗者甚
衆自甲子至己丑二十六年歲無虛席遠近
嚮風學者尊之曰妙峯法師所講楞嚴若干
座法華若干座妙宗鈔若干座惟法華玄一
座而已所得檀施俱鏤經板行世尚有未遂
之志不免付之一嘆臨終作剎那三省知師
正念如城不可動亂也師辭世以己丑夏五
月初九日享年五十有三僧臘三十二師宗
天台之教化緣又在天台其全身舍利舍天
台何從哉弟子傳燈塔師於高明寺之傍真

實居士馮夢禎題曰嗣天台教明妙峯覺汰
師之塔而繫之銘嗚呼師嗣天台宜葬天台
以塔爲舌其聲如雷師與天台是一是二惟
明眼人離是非是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秀水
馮夢禎撰萬曆辛卯佛
成道日弟子傳衣立石

易菴通泐師塔銘

泐師示寂於天台國清寺其
弟子性省等卽寺之東隅建

塔以瘞師骨持仇文學雲鳳所爲狀乞銘於
予予衰倦不能文然予壯時與季弟光宅延
師於平湖葦亭之間開講席也先司寇胥峯
府君年望七矣長師二十歲重師真率特扶
杖稽首爲忘年交蓋予父子兄弟與遊者數
十年故頗悉其平生是不可以倦辭乃受狀
詮次按師諱如通號易菴末復自號蘆江
老叟享年七十三僧臘五十九本會稽陳留
鄉杭氏子母潘夢梵僧借宿覺而舉師豐順
廣顙駭貌魁梧竟與夢合襁褓間母恒指之

曰若其僧乎年十五家七人俱以疫歿師孑
立無倚乃憶母言往諸暨抗烏山三德寺祝
髮焉託大海爲度師叅萬泐歸一一歸何處
久之有省海戒之曰正可勤心求進勿生慶
快遂詣徑山萬松和尚決擇心要侍講之暇
卽擔負米薪崎嶇山麓不辭旰飧時月亭得
泐師正與同學自謂勞苦弗如也久之能契萬
松意旨一日松問曰如何是白雲不繫青山
任師應聲曰明月常懸古澗心事萬松十二
年學益精乃繼臨濟正宗二十七世後復遊
京師抵少室叅覈宗乘綽有見解師爲人樸
素坦夷無矯行無飾語望之知其爲碩德也
無論賢愚貴賤皆喜近之居恒言不出口及
登壇講演則振音朗朗口如懸河雖村夫婦
稚莫不竦動讚嘆以故學徒雲集檀越駢闐
瓶錫所至營構所須徃徃不呼而集不速而
成始隆慶間因大中丞抑亭陳公請任杭之
南山慧音寺講泐營建已竟偶鋤下發得古

碑則鐫有易菴二大字上額御書旁小壘剝
 蝕不可考人大奇之由此名震會城爰及遐
 邇無不向慕嗣後吳越諸名山大刹頽圯賴
 以飭墟廢賴以復者甚衆其最著則杭之靈
 隱為西山第一叢林師為重建費四萬金萬
 曆甲午至吾郡東塔寺東塔為清涼國師道
 場師準清涼遺意說法度生緇素咸服殿宇
 像設為之改觀不踰年而就復為精嚴寺重
 構鐘樓垂成尋赴國清之請比至國清先疊
 石成輿梁以便行旅然後鳩工繕殿業有端
 緒師忽不豫方以良晨立棟樑而即於是刻
 結跏趺坐說偈言而逝面色無異生時時萬
 曆乙未臘之三日也昔時杭之靈隱台之國
 清與留都報恩寺以同日廢於火今靈隱國
 清皆師所創而師之化去又與國清暨殿同
 狂一刻豈非異數耶所說偈記者不詳中有
 出~~台~~又入台及箇中無去來之句方師扛吾
 郡時有終老天台之意每形諸言今逝於國

清不惟遂所願觀出~~台~~又入台之語則師之
 前生故在台也國清為豐于寒山道場以是
 推之師之宿因蓋不可測矣師雖不究心文
 字而當機處時亦落筆數語曾見其頌五家
 宗旨者有曰五宗五師吼百獸盡狂走龍象
 失威儀狐兔難啓口白牛眠露地一默不見
 有斗轉與星移日月懷中走喫當道鑄成金
 獅子正齋行下鐵饅頭師生平自甘辛苦惟
 欲利物其性使然故在講座則儼然嚴重聽
 者無敢屑及下座歸堂即偕諸行人十指並
 作麤衣糲飯主客共之萬曆戊子巳丑兩歲
 大饑杭為尤甚師設糜以賑存活者甚衆其
 種種高行不能枚舉惟誌其槩而為之銘曰
 古貌端儀山之云時大度醇風日之方响福
 德在躬聿來擅施名藍欲傾森森復樹吳越
 之間太筵丕著自始至終精進弗替天台何
 因成歸生寓國清之陽松靄鬱熾白骨斯埋
 汰身常住垂千百年神衛其處吏部尚書平

湖陸光
祖撰

象先禪師塔銘

象先禪師長沙湘潭人也父羅某舉于鄉為河南縣尹母蔡氏

師生而穎異不群素抱出塵之志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博綜群籍為儕輩所推有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良驥也十九授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薙染名之曰真清隨授具足戒日持法華經兼脩苦行採汲負春不辭勞役人或侮詈之懽然不逆也珠閱其勤授無字公案師蚤暮叅求寒暑不輟二十五歲從寶珠游金陵探禹穴航海禮普陀大士舟中忽有所省侍坐間因呈所見珠然之珠道譽隆洽僧俗咸歸張太后聞其名賜以紫衣至是以衣付師曰吾道在汝矣且囑之游方以蕩滌情塵保任大法師以珠老未忍即離隨至杭之下天竺珠閉戶習定囑師云吾將觀化汝聞吾擊磬聲即啟鑰居數日不聞動定

師密窺牖隙見鼻柱垂地已而漸縮縮盡擊磬一聲師排闥而入遂泯然而逝因塔其骨於下天竺今存焉時海夷嘯寢師盤桓兩浙入寶社游靈宇隨緣化眾即妄證真舊黏蟬脫新景亦消因訪鹽官遺蹟駐錫覺皇俄而遊疾恍見雲長授藥語之曰汝至人也請廣玄規以醫才俗病尋愈遂昇座講宗時月溪法師在吉祥寺講起信論率眾延師演暢宗旨因赴其請語之曰圓宗無象滿教難思我若有宗可講即真空為緣慮之場若汝有法可聽即實際為名相之境今者以楔出楔隨迷遣迷會旨者山嶽易移垂宗者錙銖難入已而南游天台躋石梁陟華頂瞻鴈宕觀赤城愛其山幽寂剪茨以居幸諸後學精脩止觀越三載荆山法師邀赴海會偕至毘陵之永慶互以楞嚴叅悉荆山言曰某甲講經會精微於佛語如師所論乃出經卷于塵中師欲反初服而禮部唐公堅留閱藏於是遍搜

往誥尤細閱台文期終歸天台敬所王公入
山探勝訪師談道累日不還遂訂爲方外交
未幾諾樵李龍淵之請儒宗碩德望風叅訪
戶外之屨常滿旣而蘊空師請居萬年越二
穰復入華頂華頂南峰高峙雲漢世所稱天
柱者宋永明禪師曾禪定三旬于此師高其
風廬于舊址大衆雲集師爲結社修大彌陀
懺三年復修小彌陀懺三年毘贊台宗精敷
五悔居無何夢見琳宮綺麗列坐彌陀三聖
師卽展拜有沙彌授一牌書戒香熏修四字
寤知中品往生之文爲衆述之蓋師日持梵
網經十六觀經寒暑不輟常語徒衆云大乘
八萬小乘三千乃整六和之模範出三界之
梯航也世之高流信心輕戒遂令初學觸事
成非是故性無穢淨而且當順性行尸法無
持毀而且當護法離妄不得輕如來所制禁
戒令衆生妄起罪過也師平日悟境極玄多
諸妙應皆絕口不談而獨舉此者欲人精持

尸波羅蜜耳其日中品中生亦謙言誘人也
其年王公問道國清自嘆聞所未聞遺以道
衣寶香丁亥八月蒙慈聖太后降旨褒崇
特賜金紫方袍以旌其德十月太初居士命
就其廬演揚道旨郡之理刑王公亦親登雲
嶠而設供爲戊子歲儉群盜蜂起相戒無敢
入師之室者五臺居士虛芙蓉法席見招辭
不起山中龍象不期而會者常百餘人雖茅
舍數椽儼如巨刹也偶起皎棟摧道俗群然
欲新之師拒曰茲山陰嵐昏霧徒消施力寧
適長棲吾愛桃源絕頂山稱東植刹曰慈雲
卽式尊者得道之所鳴泉在澗松影叅差綠
蕨可摘胡蘆可食今爲俗子所有倘得此地
予復何求於是携錫吳壤謀諸信士得金一
鎰廢刹方歸荆榛始闢將圖營建雲間陸宗
伯唐董二太史敦請闡法于本一禪院講席
再畢馮太史李方伯復有桐川之聘至嘉禾
之龍淵歛抱疾告衆曰夜神人啟我爲魏府

子吾不往隨付衣鉢約期以終延五日而如
 生茶毘日異香滿路遠近聞香而至者幾萬
 餘人聞者或如旃檀或如沉水或如花氣濃
 郁或如五穀芬芳種種不齊是日天大晴明
 四際無翳忽陰雲乍合下雨數點俄傾復晴
 師生于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寂于萬
 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初約二十七臘三十
 惺未至又遲二日而化云壽五十七臘三十
 八師性靈見卓幾于生知而叅求綿密至忘
 寢食明知三千理具不從法外求心而虛已
 從人無一德不師無一善不探明知五住性
 惡不向真中斷妄而嚴持戒律一言一動無
 不可為三界毘尼者性耽靜謐志在巖阿而
 隨緣化導不避塵穢豈非如來所遣行如來
 事者歟弟子如惺抱遺骨渡江塔于天台東
 掖慈雲之南崗虔請于銘銘曰天台之山今
 雲樹茫茫天台之水今蕪葭蒼蒼有伊人今
 皎若冰霜神游沙界今豈滯一方虛空可

今不朽此藏賜同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五臺居士陸光祖篆額賜同
 進士出身前奉勅贊畫經畧薊遼保定山東
 等處軍務加四品服兵部職方司主事了凡
 居士袁黃撰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僕
 寺少卿提督京營河南按察司副使前吏科
 右給事中經筵官太
 初居士王士性書丹

萬年寺蘊空禪師行狀

師明照蘊空其字也三衢之江山曹氏子賦性

恬夷幼絕嗜欲自失怙即以家殖歸長矢志
 佛學時島夷梗塞未遑離俗年二十始遂厥
 志聞無用禪師居杭之梵天廼往接足薤染
 焉居久之方為授具師是後雖一意於迦葉
 頭墮而猶式於普賢萬行渴者濟之以茗病
 者給之以藥種種利人惟恐或後積行數載
 又以法眼未明往投大尖山大拙和尚授以
 萬法歸一之旨深自服膺既而泛南海禮補

隋值寶珠和尚為時宗望見師堪為法器乃
以衣鉢傳之且誨以禪光自牧遂詣天台山
求卓錫之地將渡石橋冥求瑞相師既誠格
果臻響應乃於萬年山誅茅焉寺僧以師澄
靜有為堪為叢林首即椎鍾伐鼓竟以法堂
尊宿之位處之師任山凡二十載開十方叢
林與天下衲子共矧以萬年為石梁華頂喉
襟雖倒廩而食赭山而爨亦未能人人給師
惟以平等無我之懷任之故方來之士莫不
懽然與其苦樂也且曰既飽以食應施以法
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乃持疏勸募四方
置造大藏臨海王司寇實為大檀越主繼是
則大雄寶殿法堂藏閣煥然一新既而 慈
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頒施藏經台山亦預其
例乃顧問近侍此山何寺幽勝何僧者德而
近侍乃採方來衆僧之言以對由是遣內官
護送龍藏安供山門命師住持本山仍賜紫
衣御仗等物實萬曆丁亥之秋而師即於是

冬請闕謝 恩聖母大賜款給仍賚內帑數
百今歸山建閣轉讀大藏迨至錢塘而師以
疾告弟子真秀強以藥石師曰藥能愈病而
不能愈年我所未盡者君恩耳汝能無違我
囑我且西歸矣言已嗒然而逝實萬曆己丑
四月十三日世壽五十有七僧夏三十有六
師生平度人至多而弟子中上足白眉者惟
秀公一人師滅之後延僧轉大藏經歲無虛
日接納方來不替師規至於擴充梵宇則視
昔有加美哉煥哉人稱寶渚台山以之添色
龍藏以之增輝余每為秀公頌之若秀公者
可謂善繼師之志善述師之事者也因為之
狀幽溪沙門
傳燈謹撰

明石城守菴大師傳

師諱性專吳之崑山人族

妻育子一人彌周即厭棄不恤曰吾將為法
王子肯為人作生死冢耶尋薙染廁沙彌相

每往稠衆中執勤負辛如僕奉大家喜愠不
 形色或勉之曰當作大比丘無爲區區於事
 相師對曰其猶形同沙彌也若大僧吾何敢
 當如是數寒暑然後登昭慶戒壇獲受大苾
 芻律儀篇聚凜若冰霜道且具護於輪翼方之
 古持律比丘不少讓也或又勉之曰當作大
 心人無爲區區於小乘師對曰其猶名字比
 丘也若菩薩吾何敢當於是徧禮名山參訪
 知識若普陀五臺伏牛少室諸大道場宣理
 二大法師遍融古清法堂大千諸耆宿莫不
 服膺道味親承警效復登西山戒壇增受大戒
 如是又數寒暑乃仗策南還遇妙峰大師於
 杭之柯子山法華講席始受菩薩戒焉妙峯
 法師者東南無畏光明幢也師一聆法音即
 咨嗟悅服私喜曰此上人具大辯才說法如
 師子吼外道聞之孰不震懼余將事之成就
 破邪三昧即隨往台之雲峰臨海之支家山
 仙居之香爐巖黃邑之僊泉蘭若聽楞嚴圓

覺妙宗妙等經衆則坐聞師則踞領壁石
 掌印承甘露無生之理易悟般若之智逾
 深契惟心淨土之旨乃謂同列曰人知惟心
 即淨土本性即彌陀矣猶未知淨土即惟心
 彌陀即本性也蓋會事歸理也易以理融事
 也難惟事與理圓融混涉而後可曰終日彌
 陀終日本性終日淨土終日惟心矣吾既知
 此烏可埋沒已靈而不樂營故鄉之門閭乎
 即辭峰大師詣華頂峯行頭陀行誅茅爲茨
 茨蕨作供十二時中惟誦惟禪常於靜定中
 見西方寶地成琉璃色廣厚莫測其際映徹
 瑩淨洞見表裡開目閉日常得現前以是白
 峰峯口此觀行初成之相不生取着是善境
 界若受若說即入羣邪師由是深秘不與人
 言有弟子名圓陽執侍巾瓶不厭劬勞惟志
 與師異師每誨以有禪有淨土陽執六祖之
 言以辨師曰此是祖師一時蕩着之語豈宜
 汝曹引爲口實汝不改過吾必折汝脛陽既

不契師旨復慮忤師即私竊遁去過數年始知悔悟稽首謝曰非師痛誨幾喪此生師既成就淨業欲以是道利人往來於吳越赤城之間雖不登無畏座而能作大師子吼雖不雲集廣衆而受法者不可勝數蓋師誨人巧於譬喻慧者固易解而蒙者亦開通宜其悟人之多也師嘗有言曰無上菩提悟之雖易而證之或難正以根器下劣耳故經云不以一佛二佛所而種善根要須福慧兼脩先之以尸羅清淨三昧方得現前余生前鮮植福致此身善病雖糜粥如飴亦未嘗飽食有待若此妨道孔多余將為未來淨土身莊嚴清淨報也故浙中像教久經廢弛者若溫嶺之千佛塔赤山之三聖像臨海之大佛像石城之百尺彌勒像皆賴師力煥然一新溫嶺千佛塔者宋嵩大悲禪師之所建也先此地有大池水為魑魅所都往往溺人人多患之嵩禪師持大悲咒屢著勝蠶乃先與群鬼角神

力然後置無底鉢于池上詭曰汝曾能擲石滿吾鉢是真神力羣鬼競投以瓦礫詰朝化為平地因建塔鎮之塔高廿尺石色溫潤非湖中所有製度工巧疑神力鬼工所辨周禮列以千佛飾以黃金佛身金色年久蘚蝕師募檀信重事莊嚴往來式瞻無不踴躍赤山三聖像者彌陀觀音勢至也赤山居海濱民多簷業漁人每見塔影臨筍上慈雲大師異之建大支提於山麓化居民改業乃製三像高丈六尺為道俗之所瞻依師往觀禮亦加脩飾臨海大佛嶺者去府治西乙舍地嶺石嶮岼古高僧鑿以釋迦文殊普賢三像舉高六尺現半身於重岩之下舊惟繪以五色師則易以黃金百尺彌勒者古稱三生佛像也以僧護僧泚僧佑一人而更三世始竟厥工故名百尺亭亭居石室中前蒙以重殿嘉靖間罹兵燹像金剝落燈風有莊嚴之志力所未逮以是白師師竟襄其事以成予志感佛放

光夜明如旦然重殿既毀不蔽風雨自膝以下不數年猶然故態師因謀構無梁石殿洞高百尺餘殿亦稱是日以百工計凡三年而告成其費可知矣告成之日命燈講小本彌陀經用耐施心或有請易彌勤上生經者師曰不然吾聞彌陀與彌勒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余將俾海眾同悟本性彌陀即本性彌勒先遊蓮華清淨土然後預龍華半尊勝會也講甫畢師重命伸以文外之旨燈以所撰淨土生無生論十門而玄判之眾歎聞所未聞師亦擊節不已實萬曆甲辰秋也是會聽眾以萬指計遊觀不與焉每陞座樹義頃闔眾聞石室中奏天樂類絲竹音節蕩和叶似非人間世有僧俗奔集需流驚詫始以為妄誕及攝念諦聽猶豫方釋然眾以感應功德歸師師曰不亦未講何有講已亦止應歸講者燈曰不佛不以一人一因緣故出興於世像教感應亦然昔人本願功德也師桂巖成就也

一如也契經理事圓融也雖然師因也緣也因緣和合感以至誠若予一人又何敢當矧昔人親茲瑞而創始今事圓成而顯瑞昭格千古不約而符此豈一人之細故哉明年春會稽陶大史以戒珠久圯請師經營師辭不赴又明年春往樵李皂林立飯僧田券東塔僧因包俞王三春元請脩千佛閣堅致再三師拒以峻辭乃往東禪靜居數月至仲冬忽問弟子曰今日是何日對以甲子師曰良辰也古人符到奉行吾今蓮開聿逝不亦可乎尋沐浴更衣命眾椎鍾誦經跣跌合掌亟稱佛名而化弟子輩昇全身歸石城遵俗奔赴如喪考妣師未滅前此數日大佛泥洹僧裙中生靈芝一本大于拳色白間淡紅狀類鷄冠柔軟可愛觀者駢闐頌聲載道夫像以堅石漆以重布去厚地遠矣仲冬之月卉木枯落生機蟄藏去陽和遠矣乃鐘斯嘉瑞致爾芬芳非有回天地奪造化之功何能臻此

識者以為師往生淨土之前徵理固有之師
 造有為功德至多若黃邑明因佛像越柯山
 佛像台聖水普福二轉輪藏經臨海天寧大
 佛殿仙居邑南石塔吳興之弁山佛殿禪室
 皂林平望飯僧道場嵒縣接衆望台菴凡所
 經營措置師惟至誠無欺因衆毫髮不昧以
 故四方清信士女嚮師之名輪送親施不遺
 餘力而落成焉師天性朴素既不以華靡誇
 人亦不以粗糲矯衆或勸置納衣則曰余
 不能如衡嶽終身一納用是奚為或有勸畜
 長衣則曰余不能如玄景每夕更衣用是奚
 為衣一吉布直裰四十餘年未嘗更治特遇
 午不食齋終身不改其節近代高座法師惟
 授人以菩薩戒比丘律儀幾至失傳或好為
 人師則不懼罪福孟浪授受燈常以是白於
 妙峯先師先師謂曰吾老矣汝曹無怠斯志
 方今之世精於持犯惟守菴一人汝宜師之
 燈信奉教勸倍二三淨侶比而受業然

不以弟子畜我生平謙光類皆如此俗臘七
 十有三僧臘四十有八子一人亦出家孝事
 母尼戒律精嚴頗有父風所度弟子海偶為
 長助營齋事厥功居多惟海軋待師日久師
 之香火維伊人是賴海海皆其弟子厥
 孫道淨興建福田可續貂

裘餘紛紛不能以縷數也
 贊曰夫士足徵譽於文人無足取信於匹夫
 非以至誠之不可欺耶何獨士然僧固有之
 微至誠無足以脩戒得定發慧應無以感徵
 祥無以致無以信人無以與像教矣師土木
 形骸了不異人生平自行兼入事事取足一
 惟推以至誠無欺孔氏曰唯天下至誠為能
 化信然

皇明萬曆歲在強圉協洽圍且月下浣之吉
 天台山幽溪弟子傅燈熏沐和南謹撰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五

贊

晉陸機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
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梁江淹王子喬贊

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
鶴上窈窕學鳳對噴岬出無

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
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

又白雲贊

紫煙世不覲赤鱗庖所捐
外益蓋起三山蕭瑟玉池上
容齋帝

臺前欲知清都
裏乘此乃登天

唐陸龜蒙怪松圖贊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
余怪松圖披之甚駭

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茵偃側而上身大
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硯然蹙縮然榦不暇



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攀虎跋壯士囚縛之狀
道人曰是何奇怪之如是乎予曰草木之生
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
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况松柏乎今
不幸出於巖穴之內雖正性不辱而力與石
鬪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忿激訐然後大醜
彰於形質天下指之以為怪木吁豈異乎人
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
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摧擠勢奪卒不勝
其厄號呼嗷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
彩天下指之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
不能圖其真人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
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讚之
讚曰松生陰隘巖窟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為
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咨嗟聿傳其奇
或怪于形或奇于辭吾為怪魁是以讚之

宋遵式智者大師功德贊

十二首

大蘇山悟泐華三昧贊

遊心法界諸心寂如日
依空不住空三千實相

頰圓明八萬塵勞等真淨靈山妙會依依具
寶塔全身了了觀不是親逢南嶽師人誰識
此深禪相

華頂峯降伏天魔贊

孤禪片石心彌淨寒擁溪
雲夜未央忽震十雷動地

來潛窺百恠掀天至始覺鬼神繞散滅還為
父母更綢繆強軟消磨寂照功神僧出現親
讚稱

瓦官寺說泐華玄義贊

鷲峯極唱經稱妙四十
餘年秘不談家業須逢

嫡子傳髻珠不是隨勳得權實巍巍唯佛了
本迹汪汪補處疑智者當時親得聞瓦官重
更分明說

玉泉山說摩訶止觀贊

九旬慈靈開圓行十法

具莊嚴白牛肥壯行平正安御四緣遊直道

能過十境到涼池乘壞驢車滿世間稽首天

太極殿講仁王經贊

百座似星環北極四依如

安雙空蕩蕩千災散王指競鳴金殿響牛香

重發獸爐騰瑞首巍巍五忍身堪消萬乘殷

陳隋兩國授戒贊

玉珮鏘鏘圍法座金爐靄靄

眸不捨瞻慈相五德精明如滿月二嚴深廣

佛隴解淨名經贊

行道霜林香徑淨冥心月樹

深境界何人到秉筆或因隋帝命開經時感

靈石寺開涅槃萬句解脫贊

海山一點秋光裏

萬句圓開解脫門千徒競擁慈悲室經按夜

分江墅月講鐘寒徹水村家三德彌資二觀

放生池上講流水品贊

方舟泛泛清江上法語

野老隨中流磬發金鐘響

修禪堂上解酬恩而今依舊意梁多慈眼他

石城金刹現善寂贊

化綠火滅機薪盡端坐冥

還羣生盲瞶誰開導星河慘淡金波缺雲谷

慧禪

帝對靈塔全身贊

加趺定禪貌閉塔猶同

時禪指開深院年年辦金闕歲歲皇華

晉生佛刹贊

緣既將天見六十餘州舊結

其雨父去謗留身藥親離空繫醉中

志磐天台諸祖贊

高祖龍樹尊者贊

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

師也輔行釋之曰智者應稱龍樹為曾祖

若以尊上為高則如漢齊諸君並指始祖

高所謂功德無上諡為高耳今家亦以為

隆道統後人尊之通稱為祖故金山祖承二

十四聖皆以祖為稱也下至此土九祖相繼

亦此義焉是知今言高者誠如荆溪功

德無上之義非同俗間會高之稱也

二祖北齊尊者贊 北齊以上哲之姿獨悟中觀

而當時諸師無與競化非明

最高鑒所能知也既以口訣授之南嶽而北

地門徒曾無傳者蓋當高氏政亂國蹙之日

宜此道之不能顯也南山傳僧逸而不載亦

三祖南嶽尊者贊

南嶽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

之道傳之天台其為功業盛

大無以尚矣故章安有曰思禪師名高嵩嶺

行深伊洛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

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可不信哉

四祖智者大師贊

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與議也故自夫聖教

東度經論偏弘唯任已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挺出諸賢盛演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談衆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當時猶夫粟散小王妄自尊大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以為續承祖父三觀之緒未遂光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紀為萬世法至於盛破光宅則餘者望風徧難四宗則它皆失據宣布至化坐致太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為此大業者哉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五祖章安尊者贊

昔在智者為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惠我震旦乃

開八教明三觀縱辯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以一徧記之才筆為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絕聞於今日矣

六祖法華尊者贊

世謂徐陵對智者發五願轉

嗣承祖位今詳觀願辭何期心未深而所獲更勝殊不知靈鷲同會咸為得入故能以自在力用或現宰官身或示比丘相昔徐陵今法華大權益物隨願出興豈當以世間仕宦因福受報者比量之邪此意有權實二義唯明教者知之

七祖天宮尊者贊

或見梁氏統例二威緘授其

無言坐證而已然梁氏此言將以張皇荆溪立言弘道之盛故權為之重輕耳要之講經

坐禪未嘗不並行也不然法華聽習千衆天宮求道無數爲何事邪是知其道不行亦太過論

八祖左溪尊者贊

刺史張成綺狀其行曰師誨人無倦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厦非因討尋經論不虛然一燈非因瞻禮聖容不虛行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毫財遂得遠域龍象鄰境耆耆爭趨以前填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

九祖荆溪尊者贊

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故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疇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荆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惑衆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舍予誰歸誠

然哉寶訓也本紀言搢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梁李三四人耳惜哉

十七祖四明尊者贊

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派散海東當是時爲

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飾暨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恩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後齊潤以它黨而外務淨覺以吾子而內畔皆足以溷亂法門壅塞祖道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東征西伐再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而思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詰曉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之旨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說性凡章安荆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表而出之以爲駕御羣雄

之策付託諸子之計自荆溪而來九世二百
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備衆體而集大成
闢異端而隆正統者唯法智一師耳是宜陪
位列祖稱爲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章今荆
河東西號爲教養者莫不一遵四明之道回
視山外諸師固已無唯類矣然則法運無窮
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僧江法智尊者贊

堂堂我師法苑英才子生皇
宋獨步天台荆溪往沒鄧嶺

重來教門又塞我師洞開
義雷迅發迷蟄春迴繪儀
罔及奮藻難裁愍然粹容孰不欽哉

門弟子僧
江稽首

偃法智大師真贊

道以功振化以行施識胎
所導解貽所規信者與仰

學者興隨遠則聽範邇則觀儀
影響相契聞見文馳德兮斯茂
教兮斯滋示順世兮存乎

所表流繼裔兮存乎所師節度判官朝奉
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雲騎尉駱偃

史浩法智大師像贊

予管與覺雲連公游因綴
其語爲法智大師贊歲久

不能記今爲延慶詢師得之乾道壬辰中元
東湖真隱齋史浩曰靈山一席儼在天台後
十三葉復生奇才唱道四明講肆宏開溥海
聲聞絃絃雲雷章聖在御中使鼎來得法大
旨皇心恢恢錫號法智宸章昭回抵今後學
咸仰崔嵬蘭馨菊芳本一根芟嗚呼是爲法
宇之柱石教鼎之鹽梅宜茲列影歷千古而
無塵埃宋會稽郡王文惠公史浩

希顏首座法智大師贊

四明延慶道場教主法
智大師皇宋四葉天聖

六年示滅殆今紹興甲戌一百二十有九年
矣月溪癡絕道人希顏頓首爲之贊曰
行天台所難行而爲二浙師記毗陵所未記而
爲百世法智者教門由此而光明孔碩延慶

道場因之而聲聞維揚矯矯乎摩雲之標堂
 堂乎不世之器考之擊之而隨大隨小鑽之
 仰之而彌堅彌高於戲天台之有師也譬如
 泰山之有杞梓豫章巨海之有珠璣大貝東
 魯仲尼之門而有顏子閔子西晉印手之室
 而有汰師遠師苟非積世願力慈心豈能一
 朝開物成務稽首
 四明中興之祖

元通方等陀羅尼經贊

斯經乃大聖之至言也

後修之見諸傳記故南嶽修之階乎不退智
 者修之遇乎勝相照禪師修之見乎管咎喜
 禪師修之却乎宿怨梁朝晉安王中兵參軍
 陳鍼修之延壽至乎長年其餘修者冥獲深
 利不可勝相是知此經功德廣大辯論籌筭
 不得其涯元通傷歎深自念曰迦文已滅慈
 氏未興眇然一身備嘗衆苦何緣微善得續
 真乘復以鄙詞檢敷聖語願我與彼法界羣

倫縱以謗正法輪違佛明禁深墜無間大鐵
 罔圍肢分劒林利鋸紅銅赤焰洞然之間以
 讚經善亦願卽念便觀諸佛纒聞妙法頓悟
 無生又恐尚以餘憊復沉餓鬼饑渴衆生殘
 害修羅忿戰人倫癡悅天宮欲樂衆難之間
 以讚經善亦願卽念便觀諸佛纒聞妙法頓
 悟無生若有四衆於斯讚語或毀而慢罵或
 譽而稱歎或見而頂禮或聞而喜信是諸人
 等隨捨壽日盡生淨邦俱成正覺然後我與
 六道怨親踴動含識咸願得如釋迦調御寶
 王世雄華聚至人文殊大士十方恒沙一切
 諸佛聲容相肩德望相齒追隨談論嬉遊周
 旋高蹈大方之外安任真淨之域冥于至樂
 渾于至神廓如也空如也了無得焉皆在乎
 一讚之功耳惟佛至尊及諸大士天龍鬼神
 願長衛我滿此衷素其讚辭曰大道之源孰
 麗孰精何像不佛何語不經至謀無功至聖
 無靈沒焉益高隆焉益平昏昏愈昭紛紛愈

疑機事千狀變化萬形焦鵬菌椿一乎軋城
 胡為匪質胡為匪名詰其端倪本絕指稱嗟
 茲坦途翳乎羣生有念即妄翻然失明一毫
 既羣六影弗停重苦微樂更興互騰茫茫長
 驅蕭蕭修征咎自已作從傷爾情飛沉亂想
 顛倒縱橫分受其苦動逸億齡歐之弗迴呼
 之弗應孰能拯茲使脫罪肩日有大雄覺體
 久成念此赤子示生王庭真金其容迅雷其
 聲五易時會幾句勉旃始諧宣演方等靈編
 備哉至談汪汪洋洋碧蓋黃輿神光飛敷蒼
 名寂默示救寶王雷音辱蔽啓教反常萃聚
 至悲濟厄益良波旬導物酸楚如傷婆藪巧
 誘使至道場世主神術能度所將修羅大心
 能起朽僵妙德雄辯如決巨防鷲子善詰如
 插鋸銛鋸慶喜能領如內大江天王禦惡如制
 點羗良哉至聖欲物之昌意使盡詣無得之
 堂罪之至大阿鼻業鄉石劫可盡火然未央
 幽幽非人辛苦悲涼滴水粒粟億年絕嘗飛

走陸處水泳空翔喜相殘噬乖離驚惶無酒
 巨質幾盈八方好弄凶器動為不祥人倫貴
 賤紛紛莫詳榮辱離會長如囚羈無色梵宮
 地君諸皇久樂或終嬰苦尤長三乘沉滯神
 空形下誰濟血氣斯病膏肓大士管盟永為
 橋航愛見之悲未為至康壯哉覺天能救羣
 荒一宣至言衆皆脫殃忤躍舞蹈歡聲四張
 是經甚深其功匪量浩浩蕩蕩熇熇煌煌弗
 智弗愚無中無傍大暗之炬至饑之糧貧商
 之寶元吉之邦甚渴之飲劇裸之裳又如神
 藥起灰復強若如意珠雨珍穰穰又如萬億
 妙高之岡四寶耀燦映乎滄浪又如萬億劫
 澗湯湯神物鱗甲悉能歸藏又如大地絜穢
 皆當萬物蒙載斯德至麗又如億兆日華月
 光萬物蒙照萌長敷芳又如虛空絕相勿疆
 毀之匪惡美之豈臧困哉遼哉至神玄章可
 使庶類盡消猖狂蕩乎空花復乎渾茫登涅
 槃山據解脫牀我述此讚效顰益彰如以燭

火助彼太陽又如有人數踰澗京人各億舌
長劫呼鳴作為法言揄揚大乘欲盡一毫猶
不能勝况復以斯鄙薄菲輕擬讚落詮是義
不應如握尺度欲料太清又似微蚋欲比神
鵬殊弗量力止益物憎念此漸汗厚顏敢矜
庶幾燭我剗心之誠我願與彼法界情塵悔
始弗了以故湮淪質狀影象烟霧風雲於中
妄想謗正法輪致乎億劫備茹酸辛猶挾餘
憊疾應干身顛倒識解譴亂正真願以讚功
滌此誹因我與勞生心鏡絕昏有若秋蟾清
光無垠彼沙界中諸誘法入尚由斯殃囚無
間門以我此善拔諸幽冤使洗重垢復乎真
源六道諸難萬彙醜緣曠劫未止如注急泉
迅射奔激驚鳴潺湲何日長歸清明性天以
我此善蕩斯巨憊空九界域永旋于元願我
此身脫大宿怨滅至不滅違盟禁篇籍茲稱
揚頓皆豁然濟物絕畔洞法至困二嚴咸具
萬行悉圓動有所思如志大全重業弗縈

疾弗纏百齡有期五清長旋同彼躡飛嬉游
妙蓮事無對光諸苦永蠲稽首三寶威神匪
邊衛我與彼遂斯微言高窮可墜崇嶽可遷
顧此厥素殊無易平 炎宋歲次庚戌仲秋
望日沙門
元通謹題

般若敬遵禪師自述真贊

真兮寥廓野人圖
巖聳雲空澄潭月曜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六

賦類

晉孫

山賦

弁序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



蓬萊在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儂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涉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俯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闕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
 瀆結而為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
 所扶持陰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
 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
 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
 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晒夏蟲之
 疑冰整輕翻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
 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
 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
 丘尋不灰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
 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翹然之高情被毛褐
 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涉峭
 嶠之崢嶸濟楸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
 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
 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
 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
 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
 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

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觀翔鸞之裔裔聽
 鳴鳳之嗚嗚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胃
 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
 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于僊都雙闕
 雲竦交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
 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彤雲斐疊以翼櫺繳
 日炯晃於綺䟽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
 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
 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
 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
 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
 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日牛無全疑思
 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泮
 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
 通僊挹以玄王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
 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
 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
 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

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白玉蟾天台山賦

天台之山神僊景象周迴八

庭之洞天乃玉京之福壤霓裳羽節之隱顯有無天籟雲璈之清虛嘹唳赤鳥吳王之修崇景雲睿宗之興創琳宮蕪殿而壯麗千載煌嶠松崖而塊竒萬丈雲隨羽客在瓊臺雙闕之間鶴唳芝田正桐栢靈墟之上丹元真人之身居赤城左極僊翁而坐斷翠屏衆妙臺空而曠古陳迹法輪院在而何年投經藤蘿蔦蔓而夜月照白蒿莽莽荆秦而曉煙鎖青勢吞吳越而峻極紫霄見彼栢史君之什地接蓬萊而臨滄海見彼韓擇木之銘千丈瀑布而上跨石橋真頂雲花而橫書佛隴三井龍蟠而水激石吼九峯虎嘯而風生樹壅紫檜封丹兮老幹不歿碧泉漱王兮飛流自湧玄輿蒼武之恠石天成黃精白朮之靈苗僊

種剗苔剔莓而尋訪真跡斬竹縛茅而逃其冗俗昭慶院法輪院雲間之鷄犬相聞元明久矣信神祠鬼劃之竒哉萬頃碧琉璃之水千層青翡翠翠之崖風響笙響而子晉何在花香水香三窟迴不回月洞風林之野鶴夜唳雲溪可巖之山猿曉哀幽鳥一聲兮花落青淵飛仙數點兮露沾丹霞飛華頂之峯援天峻極紫霧鎖方瀛之路峭壁崔嵬椿庭檜殿之金磬敲風竹院松齋之玉琴弄月翠檻丹楹兮山粲漢稅碧眼蒼髯兮星冠羽褐丹爐灰冷而久兮不火僊蛻壇高而知誰換骨金漿玉醴兮泉列石髓瓊樹琪林兮花開春雪鄰峯古寺之或顯靈異古德聖僧之相傳衣鉢寒山拾得與國清之伽藍智顛普明起定光之法窟釋子耘藥僊翁種茶春紉素蘭而秋摘黃菊曉吸玄露而暮餐赤霞倚松長嘯而落月悲鶴採芝歸來而斜陽噪鷗唐

有甘泉而坐此翠石漢其高察而隱于白沙
憑雲翼於岑頭種玉蓮而結子徐默希於巖
頂栽鐵樹以開花文章不療山水癖身心每
被溪山縛躡芒屨而杖蒼柯披麻蓑而載青
篛携黃庭而歸冲塞之菴吟洞章而登凌虛
之閣野鳥鳴嚶嚶山花開灼灼玉霄峯上水
鳴咽華林峯前雲寂寞煙駕浮空天渺渺空
翠舞蕭韶雲駢入洞風冷冷洞門無鎖鑰登
翠微而望香林陟紫霄而顧玉泉僊花靈草
而蒼翠無邊千巖萬壑而森羅目前吟李白
天台之詩賡張藉天台之篇塵襟俗垢俱洗
盡兩袂飄飄身欲僊我欲駕青龍而呼白鶴
乘風飛去瀛洲
之外方丈之巔

覺如赤城賦

寄乾坤以成象設名形以開圖萬
之峯一卷之多胡爲赤城拔然非他跋陟崔
嵬廷廷乎橫崗曲阿毗睨峻截落落乎綴斗

懸河寬兮綽兮襟雲帶溪盤兮漫兮飛虹舞
霓木與石而爭砌花與鳥而交迷其壯也麗
永霜以如炎其雄也戴星日而長輝羣龍蟄
而勢不撓百獸作而形莫威越菖蒲以來人
祖蕭韶以紹基麟虎旣遠僊靈亦嗤錫井成
而韭萃鐵筆化而文糜捫蘿躡薜割草分岐
霞或飛而天自定佛可卧而僧固宜今視昔
爲奚若心與境咸自如研刁儀於水月徇朗
鑑於塵虛載行載止載吟載狎狎徇象之
中獨露一真之外奚分刀頭取火澗底踈芹
寄蒲團於井石據蒺藜以成助安危不知榮
辱未分星兮日兮上天開廓雲兮雨兮下界
雷奔經春御臘卽寒就溫一衲翩翩而寄
道三主寂寂以無由赤城之人歸休歸休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七

詩類

賦景

寄贈

天台山

梁李巨仁登天台山篇

台山稱地鎮千仞上凌霄

翠微橫鳥道珠澗入星橋風急清溪晚霞起
赤城朝寓目幽棲地駕言逸綺季避世爽源
士忘情漆園吏抽簪傲九辟脫屣輕千駟沈
冥負俗心蕭洒凌雲意蒼蒼聳極天伏眺盡
山川疊峯如積浪分崖若斷煙淺溪間過渡
輕重聽飛泉探藥逢三島尋真值九僊藏書
几幾代看傳已經年逝
將迎羽客千載一來旋

唐許渾思天台山

赤城雲雪深山客負歸心早
昨夜西齋宿月明琪樹林

發天台

來往天台天姥間欲求真訣駐衰顏
星河半落巖前寺雲霧初開嶺上關

丹壑樹多風浩浩碧溪苔淺水潺潺
可知劉阮逢人處行盡深山又是山

憶天台

常記遊靈境道人情不任巖房容
偃息天路許相携霞散曙峯外虹

生涼濕西何當謝孟浩然舟中曉望台山
塵役重去聽猿啼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舻爭利涉來往任風

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曉疑
是赤城標尋天台山吾愛太一子餐霞卧赤城欲

憑雲宿揚帆截海行高方干入天台山路入
高翠微裏遙見石梁橫

氣象清垂鞭樹石鏘中行霧昏貫休春日行
不見西陵岸風急先聞瀑布聲

天台山

重重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峯行不
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朮黃猿

白兒因思石橋徐疑天台獨夜銀地秋月色
路曾與道人期

誰知屐齒盡李郢重遊天台南國天台山水
為破蒼苔行

來知龍潭直下一百張佑遊天台崔嵬海西
丈誰見生公獨坐時

萬古羣峯日來朝纍纍孫侍祖三茅即拳石
二室猶塊土旁洞窟神僊中巖宅龍虎名從

乾取象位與坤作輔鸞鶴自相羣前人空若
瞽嶢巖到秋碧媧女徒巧補視聽出塵埃處

高心漸苦繞登招手石肘底笑天姥仰看華
蓋尖赤日雲上午奔雷撼深谷下見山脚雨

回首望四明轟轟若城堵昏晨邈干態恐動
非自主控鶴大夢中坐覺身詡詡東溟子時

月却孕元化母彭蠡不盈盃浙江微辨縷石
梁屹橫架萬仞千壁豎却瞰赤城巔勢來如

刀斨盤松國清道九里天莫覩窮崇上嶺三
嶽帆傍聳五空崖絕凡路痴立麋與塵邈峻

極天門觀海窮地戶金庭路非遠徒步欲將
 舉身樂道家流敦儒者一矩行尋白雲叟禮
 象登峻宇佛窟了杉柗僊壇半榛莽懸崖與
 飛瀑險噴難足俯海眼三井通羽門雙闕柱
 瓊臺下昏側手足前探乳司馬承禎山居洗
 但造不灰鄉前勞何足數
 心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不味稻梁食始
 覺神骨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晦明山瘦
 松亦勁鶴老飛更輕逍遙此中客翠髮皆長
 青草木多古色鷄犬無新聲若有出俗志不
 貪英雄名傲然脫冠綬改換人
 間情去矣丹青主向曉雲冥冥

宋姚寬天台夜雨

瘴海遠拈天山城入暝煙春
 潮生蛤暈夜雨長蝸涎燈几

花時落風簾客未眠平
 生懷此地今夕意茫然

高似孫天台渡

一江夾清

渾回首青村注餘雲拖薄潤遠靄霏輕素船
 輕順流下石狹奔湍怒蒼陰布僊跡野芳生

幽趣山色各有舊春情宛如新徘徊良自得

决濟又將暮遐瞻金碧庭可入丹泉路今夜

宿莢花切趙湘天台思古

遊人行盡天台路
 僊家杳杳知何處

惟前山前一派溪
 落花依舊留春暮

左緯天台道中

亂山深處是僊家海

變桑田日未斜為有慈親
 倚門望却愁溪上見莢花

洪适天台道中

灘聲

因雨急山勢向雲斜橘綠
 花春鋤懷淺水郭索上寒沙漸聽鳴梭近林

曾幾初至天台

靈興公妙摹寫紫若披

數家圖經自憐纓世網仰愧徒冥冥夙契諒非淺
 半生吏金庭成此一段奇得按東吳行又分

臨海竹想像山圍屏稍稍向鈴閣行行叩禪
 肩一丘與一壑所見皆所聆石梁卧劍戟布

水驅雷霆五百大開士神光闕淋峒於我定
 不薄是事初無形寒巖三隱者在眼誰能青

庶幾間丘守胃次明涓涓向來耳聞耳樓鑰

闕訟終朝聽淨洗塵俗狀數上叅雲亭

天台道中占 路上人家短竹籬鎖蠶刈麥

解開吟 夏城天台道中 驅馬天台路悠悠漸

半字詩 盡偶逢人細雨疎篁長微煙古 王十朋望天

木春行行逢驛道落吹起輕塵

台山 神僊境界無戰爭奚用漆此鬼鬼城吾

方丈欲親到車轍馬跡無時停萬騎南巡適

吳越天台咫尺行將登僊山不容俗眼見天

為設險藏神靈山中採藥使未返鮑魚已向

沙丘腥秦為防胡築紫塞連年不恤生靈害

天亦防秦甚防胡赤城高峙煙霞外神僊要

非求可得祖龍可笑徒勞力當時劉阮本無

心花笑水迎山自關我向丹丘數往來羣僊

杖錫未容陪揮毫欲續興公賦愧非擲地金

聲才極目蒼蒼千萬丈世無僊骨那能過天

台 須待內外兩丹成駕鶴騰鸞如指掌

目逆神僊路丹城未暇躋雪深封佛隴雲

路恐成迷 陳知柔遊天台山 煙蘿穿幾重紫

鐘磬音山腰得僧舍王僧聞我來曳杖出相

迓揖我入虛堂重臨欠臺榭老屋數椽餘風

物自間暇古木出雲杪遙岑來竹鐻下臨一

泓水涵光冷相射但能了此生未遽慚大厦

且過夏得舟家可浮遇竹宅僂借是處皆南

山何必東籬下悠悠去忘歸寧懼長官罵松

劉宰天台道中

花重朝霏散鳥啼春意深

澗水流晴綠山雲掩夕曛 又天台道中 蒼翠

病容兼白髮漂泊此時心 真疑

接上台輕風八月覺寒來東溟直下千尋盤
北斗平臨數仞臺吳越微茫迷遠望古今俯
仰起深哀奕花石洞依
然在不視僊鬟跨鶴回
王廷表遊天台山

愛看山勝奇常不足今日萬山中不覺駭心
日清興良在茲何以步芳躅把酒酌山靈抱
琴共

來宿汪藻天台道中
渺渺孤程逐鴈飛茫茫
平野見人稀水紋縈石

作蟲篆麥隴掛峯如衲衣日月尚留滄海照
山川益護翠華歸春風自滿江南岸不管人

間萬事非陳剛中天台後古
幽不憚遠躋攀上方

鐘鼓煙霞裡僊境樓臺霄漢間巖石有泉流
玉液石橋無路覓金丹劉郎已去經千載洞

口無人再啓關

明虞謙用韻
赤城自古號名山萬丈華峯尚可
攀雲逆雨來歸洞口水流花出到

人間天風聲和瓊臺鶴夜月光生石鼎
丹我欲垂雲朝帝闕僊應從此步天關
丘嵩

天台山
高山拔起青天外玉削芙蓉隱蒼翠
飛泉迸出雙滙漲萬斛明珠向空墜

我來正值炎暑殘條條兩袂天風寒笑歌響
振林木表劍氣高壓煙雲端平生足跡遍天

下覽秀探奇靡遑暇荆楊吳蜀及梁秦到處
江山美如畫天台山水兀環奇夙昔嘗聞今

見之瓊臺幾闕擁桐栢天封華頂如蛾眉石
梁橫空不盈咫萬丈深潭清見底遊人欲度

先跨蹕潭底蛟龍恐驚起應真五百何年來
但見雲氣凝樓臺翻然拂袖下山去瓊花琪

草滿歸路山中幽人不可招手弄玉簫倚瓊
樹歸來頓覺襟懷寬俯視塵土何漫漫重遊

定擬是何日謾謝鐸賦天台山
天台山高不
極山中去天

題詩句留巖巒
不咫尺台星下射扶桑赤羽旗颯爽招不得
至今傳者神僊宅君不見周當盛時出甫申

峻極者岳能降神天台山高不極作胡纘宗
鎮東南比天春竈立乾坤自開闢

天台懷古懸厓掛石梁縹緲隔僊子鄭教天

台道中石磴峻嶒雨欲昏隔林啼鳥暗消魂

遙向空中看瀑布不知何處是僊源蕭一中

遊天台我聞天台勝乃在廿載前寤寐思弗

雲煙開襟袖六合流睗俯八埏諸峯迥羅立

層崖峭森巖瑤花發榮滋琪樹交爭研行行

望石梁岐路阻且長石梁不可度捫蘿躡其

傍仰觀瀑布泉恍若銀漢涓情境意俱適條

然恣遠騫顧予眇然躬卒歲風塵中東城復

南陌飄飄揚飛蓬無能作翔鳳徒爾羨冥鴻

黃約過天台杖策天台路松杉萬壑陰鄭善

夫天台雜詩二絕前一夜雨聲吹不斷國清寺

草秋風無限石梁情華頂數峯飛刺天長

風白日洒雲煙鹿裘行探金明草笑拍洪崖

星漢王廷幹遊天台山浙東天高疑可即地

險諒難窮宇宙誰開闢林原此爵葱龍潭新

跡在僊常舊臺空香草紫千狀奇花精萬叢

溪巖巢翡翠流水灌梧桐鳳宇瓊階綠雲橋

寶樹紅玲瓏珠閣麗峻絕石梁雄滄海還觀

日赤城似貫虹朱明未暇候白露已含風尋

賞國清寺問玄桐栢宮天涯聞夜鶴海日恨

秋鴻靈異荷神護登臨感化功理人懷謝守

載筆愧孫公永夏情方盛夕陽興未終芳辰

忘辱累佳氣逸崆峒何黃孔昭懋天台山寺

日丹丘任修真步葛洪偶憇招提境行穿松栢林鐘聲出樹遠塔影

到池深掃葉分僧石听猿坐竹陰回頭無限

五頁六頁

意索寞 王畿再遊天台二首 雨裡雲霞濕不

向誰吟 門稀劉郎已去無消息應有王喬採藥歸

會跨飛虹瞰石湫重來振興未全消寥天落

木千峯淨塵世 孔天胤天台路畱眺 孰謂天

無勞夢鐵橋 吾踐斯境檢溪始直進丹橋寢凌騁璇玉表

殊流雲霞絢層嶺登頓躡僊縱回公鑑鹿影

從金影鶴笙時彷彿琪樹乍森冷飯麻人莫

從茹芝懷徒耿福庭 周志備同葉海峯遊天

倘果畱羽化在俄頃 台山水 日出天台生紫煙飄飄僊子到何年

石室豈綠丞相去花源莫信玉人憐 王士性

山中瑤草倘能拾海上閣丘謾惜傳 惡溪道上聽猿聲 惡溪不可涉流水亦何心

石觸雲根出灘回窟窟深

振策孽幽絕回首夢中光景別芙蓉欲削千

萬攢蛇盤鳥道青冥端杳嶂巖嶙繡煙碧曾

崗鬱岬天風寒華頂峯高高不極舉頭刺天

天咫尺思前越嶠拔地青脚底曦輪升海赤

瓊臺珠閣何孤騫赤城霞色朝朝鮮銀河倒

翻半渚上雪瀑噴落鼉梁前琪林瓊樹花飛

雪藥殿琳宮磬敲月紫檜丹被猿雀巢碧泉

卷之二



